

少数民族教育史



第三卷

◆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

◆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编委会／编

◆ 主编／韩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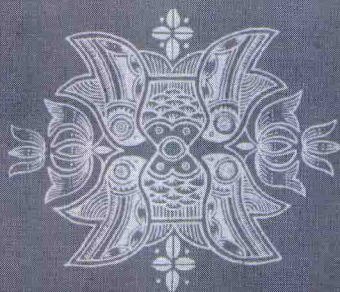


◆ 广西教育出版社
◆ 广东教育出版社
◆ 云南教育出版社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

少数民族教育史



第三卷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编委会 编

主编 韩达

◆广西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云南教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第三卷 /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编委会编; 韩达主编. —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12
ISBN 7 - 5435 - 2797 - 9

- I. 中…
- II. ①中…②韩…
- III. 少数民族教育 - 教育史 - 中国
- IV. G759. 2

广西教育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广西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 530022

深圳当纳利旭日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市振兴路418栋中门二楼)

850×1168毫米 16开本 70印张 1 505 000字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册

ISBN 7 - 5435 - 2797 - 9/G·2116

定价: 190.00元

总 序

韩 达

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民族大家庭中,各族人民携手并肩,经过长期的自然斗争、社会斗争,共同开发锦绣山河,缔造了漫漫 5 000 年的辉煌历史,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除汉族外,我国现有 55 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9%,分布地域却占全国总面积的 50%~60%。他们大多居住在偏远边陲,沿东北边陲逆时针转,直至台湾省,略呈“C”形绵延而布;内有跨国而居民族 31 个。这种地望分布,决定了少数民族在保卫和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拓通内外交流和友好关系等方面,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然而,鉴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一般地讲,边疆逊于内地,少数民族逊于汉族。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建设好广袤的民族地区,做好边境工作,对于促进全国现代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意义。可以说,没有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和繁荣,就不可能实现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

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国家的振兴,民族的昌盛,应以教育为本。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邓小平曾在 1983 年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战线任重而道远。出于培养民族人才的紧迫感,毛泽东早在建国伊始就明确批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

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民族教育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为此,古往今来都较滞后的民族教育,更当奋起直追。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教育既有不少相通于全国教育的共同规律,也有许多独守不群的特殊规律。这些特殊规律,是自千百年间形成赓续而来,必有其历史的、现实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因此,从这一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掌握和运用各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规律,对于全面鉴古观今、深入研究和掌握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发展及其规律,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意义。无视或忽视这一点,必难找到堪称“中华民族教育”发展的完整的脉络,自然也必难写出科学而完整的《中国教育史》。而问题正在于,实际情况却未能尽如是意。少数民族教育如此纷异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迟迟未有必要的考察、研讨和反映,实属历史的失误和偏颇。

我们感到庆幸,当今中国教育界或教育史学界中,许多有识之士业已达成上述共识。早在1979年冬,中国教育史研究会成立之时,就决定组织力量研究、纂修《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然而,偿还这笔不轻的历史旧债,却非易事,纂修任务经年累月难以落实。作为中国教育研究战线的一名老兵,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我深知,偿还文化领域的历史欠债,带有抢救性质,迁延日久,难度逾甚。为此,我自1990年起,毅然发动并组织先期筹划。经奋争两度寒暑,至1992年6月25日,人们企足以盼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经国家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立项,正式获准上马。当时,上马经费拮据,人力不济。我旋以耄耋之年,奔走全国各地,求得各方支援。于是,这一光荣、艰巨、浩大、系统的民族教育研究工程,终于赫然启幕。

如上所述,我国少数民族及其教育,向来发展不平衡;而其教育史的研究,更是底子薄、起点低,普遍滞后。不少民族的教育史研究,既无古典文献可考,也乏口碑访录可稽,只能从头做起。如,云南学者承担的该省独有11个民族的教育史,即为破天荒的滥觞之作。如此开拓性的教研巨制,从初稿构架撰写,到稿文一统整容;从史料鉴别筛选,到成稿审定把关,其繁其难,又曷可胜言哉?须知,上马只解决了硬件难题,而更难的是上马后的软件障碍——民族教育史的若干学术问题。举其大端盖有:

一、关于民族教育分类

教育类型的划分,对于一般的教育史来说是并不困难的;而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极不平衡,教育发展千差万别,其分类却难统而划一。

要在民族教育史纂修中,对其多彩教育进行科学分类,恐需通横达纵,就差论别;既看历史横断面上各民族的教育水准,又看各民族历史纵剖面上的教育进程,经纬交织,而以“史”贯之,酌予特殊的厘定。基于同样原因,加之可考文献资料甚少,这种厘定难免语焉不详,只能粗略为之。鉴此,我们便从“大教育”出发,循“各族史”而行,爬梳为如下诸类,即:原始社会残余形态的原始教育,奴隶社会形态的初级文明教育,封建社会形态的多元教育,近、现代学校的正规性教育,革命根据地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学校规范化教育,等等。

在古往的历史纵面上,各民族受中央政权的管辖情况颇多不一,其教育所受辖制和影响亦大相径庭:按王朝一统要求兴教授业者有之;循本民族特有模式自行其“教”者有之;王朝一统

教育与民族模式并行不悖者有之……纂修民族教育史,既应沟通现行《中国教育史》,更应着眼于各民族特有的传统教育,诸如:适应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劳动教育,立足不同社会历史背景的生活、风习、德行教育,伴随不同意识形态的宗教信仰教育,以及服从特殊生存发展需要的畜牧、射猎、征战的骑射教育,等等。这些教育,多以社会实践和家族传承形式为之,或以学堂(学校)、寺庙授业等渠道进行。其中,表现为“以育人立世为主旨,以目染耳濡为能事,饱涵自群色彩的整体社会的日常教化”,在各民族教育发展中,沛然各扬其长,尤为重要。作为民族特色的教育,自当着力书之。

在现、当代历史横面上,革命根据地及建国后的民族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灿然一新的民族教育。从“量”的规模来讲,它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翻倍增长,乃至零的突破;从“质”的品类来讲,它实现了跨越一个或几个世纪的历史性升华,走上了真正的人民教育之路和科学的民族兴教之路。作为民族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举,中国共产党于1941年在延安创办了民族学院;建国后更相继创办了西北、中央、中南、西南、云南、青海、广西、广东、贵州、西藏、东北、西北(第二)等民族院校,首开民族高等教育之先河,使民族教育终于全面跻身多层次、多学科的现代规范化教育之林。民族教育如此壮丽的长足跃进,更当椽笔浓墨,大书特书。

二、关于历史分期

这里所说的“历史分期”,是指《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的历史分期,与现行《中国教育史》的历史分期的关系问题,亦即民族教育史的“断代”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各少数民族地区并存着多种社会形态,自前资本主义的封建制(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上溯至农奴制、奴隶制,乃至原始公社末期,几乎史有尽有。其发展进程,普遍后于内地汉区;其结构也异常复杂,极不平衡,甚至同一民族因分布地不同也殊异。这大体有四种情况:一是略同汉区,已进入封建社会,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如回、维吾尔、苗、壮、布依、朝鲜、满、侗、白、土家等30余个民族,蒙古、彝、黎等族之较大部分,以及藏族之小部;二是尚存封建农奴制或封建领主制,如藏、傣、哈尼等族之大部或部分;三是尚存奴隶制,如大、小凉山的彝族;四是尚存原始公社制残余,如傈僳、佤、景颇、独龙、基诺、怒、黎、高山、鄂伦春、鄂温克等族之部分或小部。他们的政治制度复杂纷繁:有的辖从于历代中央王朝;有的则各自为“政”,如西藏藏族的“政教合一”、凉山彝族的“家支”、西双版纳傣族的土司制度和残存原始公社制民族的“长老政治”,等等。

各民族如此杂沓的历史进程,实难划一于中央王朝的历史分期。相应地,其教育史的历史分期,就只能从各民族实际出发,分别酌处:凡能参照朝代史划分者,按朝代史记述;否则,按大的年代史、世纪史划界;上溯数百、上千年,社会形态无大的质变,查无明确断代界限者,则统称曰“解放前”的教育发展史。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民族教育的历史发展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本书力求如是,也只能如是。

三、关于地望分布

这里所说的“地望分布”,是指本书如何处理各少数民族地望分布,与历代中央王朝行政区划的关系问题,亦即民族教育史的地望定位问题。

时间是空间的历史;空间是时间的地望。史、地如影之随形,密不可分。修史必涉地望。各少数民族的分布状态,历来十分复杂。纂修各族教育史,必须弄清其社会活动地望。而各族活动地望却变迁无常,有的尚可观照历代的行政区划,有的则因区划史料过略或遗缺而无从考究。鉴此,本书只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范围为基准,按其行政区划去大体指代某族彼时活动之彼地。其中,在历史上曾一度或一再迁徙者,逐次注明其变迁路线,庶几与《中国教育史》的地望同步对接。

我国少数民族的地望分布,宏观可谓“大杂居,小聚居”,自古而然,鲜见例外;微观细而分之,可胪三类:一是大集中、小分散,如蒙古、回、藏、维吾尔、壮等族;二是小集中、大分散,如苗、彝、布依等族;三是全民族聚居于一二省区的局部地域,如裕固、独龙、鄂伦春、基诺等族。就人口布局而论,55个少数民族中,除大部分聚居边疆和民族自治地方外,还有回、满、蒙古、朝鲜、苗、瑶、畲、土家等民族的约1000万人杂居、散居在全国各地城乡。

针对上述民族分布状况,除聚居一地者外,本书均以其集中部分为研究主体,解剖麻雀,略窥其概;同时兼采其分散部分之特色精华,以周其全。如,蒙古族教育史,以内蒙古的蒙古族教育为主体,兼及青海、新疆等省区;壮族教育史,以广西的壮族教育为主体,兼及云南、广东等省。

此外,还有一些学术问题,堪称民族教育的特中之“特”。如,双语教学手段、寺庙经院教习、多元文化影响,以及民族心理濡染,等等。本书则按特殊矛盾作特殊分析,或略或详,或聚或散,平实、审慎地记述之。

上述学术问题,经编委及作者各方悉心研讨,锐意攻错,现已大体化解。尤为幸者,率先成书、尚带试编色彩的这些书稿,业已得到各方人士的热情肯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审稿,明文鉴定道:书稿“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历史,阐述党的民族政策,在资料缺乏,可资借鉴的史料不多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成绩是可贵的。它们填补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某些方面的空白,均达到了出版水平”。书稿相应的一些民族地区,还专门举行学术讨论,赞之为该“民族教育研究的新成果”;有的民族地区,还授之以“科研一等奖”。

卷帙浩繁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先行出版的凡三卷,约550余万字。它涵盖了蒙古、回、藏、维吾尔、彝、壮、布依、朝鲜、满、瑶、白、土家、哈萨克、傣、黎、高山、东乡、纳西、达斡尔、佤、羌、毛南、保安、裕固、京、基诺等26个民族的教育史。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一卷,收集了《回族教育史》、《维吾尔族教育史》、《朝鲜族教育史》、《满族教育史》、《哈萨克族教育史》、《东乡族教育史》、《达斡尔族教育史》、《羌族教育史》、《保安族教育史》、《裕固族教育史》;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二卷,收集了《蒙古族教育史》、

《藏族教育史》、《彝族教育史》、《白族教育史》、《傣族教育史》、《纳西族教育史》、《基诺族教育史》；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三卷，收集了《壮族教育史》、《布依族教育史》、《瑶族教育史》、《土家族教育史》、《黎族教育史》、《高山族教育史》、《佤族教育史》、《毛南族教育史》、《京族教育史》。暂未列入的其余 29 个民族——苗、侗、哈尼、傈僳、佤、畲、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布朗、撒拉、仡佬、锡伯、阿昌、塔吉克、普米、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德昂、塔塔尔、独龙、鄂伦春、赫哲、门巴、珞巴族的教育史，敬祈民族教育战线等有关单位，继续组织专家、学者纂修，以使本书能囊括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古今教育的发展丰姿。

平心而论，本书的纂修出版，对于中国民族教育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教育史学界，必将作出显著的贡献。首先，它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的学科体系，拓展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现行中国教育史的一大空白。其次，它有利于弘扬少数民族教育的优秀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深入进行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教育。再次，它从少数民族教育的实际出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族特点相结合的民族教育事业，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科学决策的依据。此外，它还锻炼了一支少数民族教育史的科研队伍，增强了民族教育研究的发展后劲。

这部异彩纷呈的教研巨制，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结晶。付梓在即，我格外难忘各方仁人对本书的参与和扶持；广东、云南、广西三家教育出版社慧眼高瞻，始终鼎力支持出版；山东曲阜市巾被厂孙钢梁厂长等，热心民族教育，慷慨出资匡助；京内外 40 余位专家学者，民族教育战线诸多领导、管理干部，争相奋袂应援。没有他们殚精竭虑的参与和扶持，断无今日之成就。我还要特别提及，陈声远、李彦福、韦善美、孟作亭、张为珍、栗洪武、赵一兵、熊明安、冯春林、马加林、李耀宗诸方家，为组织、撰写和支持出版，倾注殊多辛劳；国家民委教育司组织专家审稿，严格把关，体惜入微。在此，请让我一并鸣谢！

古语云：“始生之物，其形必丑。”本书旷古“始生”，舛讹欠当之“丑”，或不鲜见；文稿通贯之失，在所难免，令人喜中隐忧。这里，我谨代表编委会，恳请广大读者、同行不吝赐教，俾既出之卷日臻完善；也恳望有关省区人员等，协力有加，修竣未就之卷，以使本书早日完璧。

本卷总目录

壮族教育史	1
布依族教育史	273
瑶族教育史	453
土家族教育史	557
黎族教育史	635
高山族教育史	799
仡佬族教育史	935
毛南族教育史	969
京族教育史	1067

壮族教育史

ZHUANGZU

JIAOYU SHI

李彦福 何龙群 / 著

分 序

李 林

李彦福、何龙群二位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将《壮族教育史》编著完成了。我作为一个壮族学者、广西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自然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它不仅填补了壮学研究的一项空白,而且也为我们改革和发展当代教育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东西。把它列入国家“八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是有重要意义的。所以,我欣然为之作“序”。

李彦福同志是位汉族学者。1959年由湖南师范学院毕业后来广西,在壮族聚居地区工作了近35年,对壮族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了解甚深,对壮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何龙群同志是位壮族女硕士研究生,她的硕士论文就是有关壮族教育史方面的内容的,对壮族社会和壮族教育史比较熟悉。他们曾共同完成了《壮族百科辞典》“教育类”的编纂工作,得到了壮学研究者的好评。现在这两位壮汉学者又携手完成了《壮族教育史》,其本身意义就非同一般。

学习历史、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为了改革和发展当今壮族教育的需要。壮族教育既有学校教育,又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工艺教育,内容相当丰富,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些内容,对于形成具有壮民族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时,壮族教育的发展,既有兴旺的时期,也有衰落的时候,这当然与那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统治阶级所采取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就可以在改革和发展壮族教育事业时少走弯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壮族社会经济的进步,党和国家又采取了许

多英明正确的民族教育政策,壮族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改革取得了可喜的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当今壮族教育的进步是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无可比拟的。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壮民族的教育现在仍有不尽人意之处,这就需要我们加倍努力,其中认真地学习和借鉴历史经验便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我还觉得,《壮族教育史》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材料翔实,内容丰富。《壮族教育史》从壮族先民时期的教育写起,一直写到1991年,可谓涵盖古今,不仅写了学校教育,还以大量篇幅写了壮民族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宗教教育和工匠教育;不仅写了宏观的教育,也写了微观的教育,等等。他们从浩繁的古籍中查阅了大量的有关壮族教育的资料,又深入到壮族地区考察了壮族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还向壮族学者讨教,力图从各方面反映壮族教育的全貌。材料十分翔实,内容丰富。

二、壮族教育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吸收汉文化又不断丰富、创新本民族文化教育的历史。《壮族教育史》较为辩证地写了汉文化对壮族教育的影响,同时又写出了壮民族是如何吸收汉文化来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壮文化教育的。大家知道,壮族是一个勇于吸收一切先进文化的开放性民族,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受汉文化的影响最深,这应该说是个好现象。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自我封闭,是没有出路的。当然,生搬硬套外来文化,不将其融合成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那也是没有意义的。

三、《壮族教育史》没有就教育论教育,而是把教育放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中来进行考察和研究的。也即从其社会政治、经济对教育的影响,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又起反作用的角度来考虑的。这不仅有深度,而且也使我们更为明确:在经济还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想要壮族教育的发展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但是,要振兴壮族地区的经济,就必须下大力气发展教育,从大力培养人才做起。

四、《壮族教育史》既肯定了壮族教育史上进步的方面,也大胆地指出了壮族教育发展的不足。我想,这是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应该持有的科学态度。因为任何一个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肯定进步和指出不足都是为了将来取得更大的进步。

壮族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困难还不少。我相信:通过努力,壮族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1993年11月

(李林同志为教授,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委员会主任)

分 目 录

绪 论	7
第一章 壮族先民独立发展时期的教育 (? ~公元前 214 年)	12
第一节 生产技术的传授	12
第二节 生活知识教育	16
第三节 原始宗教观念教育	20
第二章 郡县制时期的壮族先民教育 (公元前 214~581 年)	24
第一节 封建统治者开化岭南的政策	24
第二节 私学的开创	27
第三节 壮族先民生产教育的发展	31
第三章 羁縻制度时期的壮族教育 (581~960 年)	40
第一节 官学的兴起,科举的推行	40
第二节 壮族地区汉文化水平的提高	47
第三节 壮医教育	52
第四章 土司制度时期的壮族教育 (960~1840 年前)	57
第一节 中央王朝发展壮族教育的政策	57

第二节	州县学的普遍兴建,科举的广泛推行·····	62
第三节	书院的建立和发展·····	75
第四节	社学 义学 私塾·····	80
第五节	社会教育·····	88
第六节	壮族的家庭教育·····	98
第七节	壮族教育人物及事迹·····	101
第五章	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时期的壮族教育·····	108
	(1840~1949年)	
第一节	太平天国在广西时期对壮族开展的教育活动·····	108
第二节	新学教育在广西壮族地区的兴起·····	112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壮族教育·····	122
第四节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的壮族教育·····	165
第五节	对教育做出突出贡献的壮族人物·····	173
第六章	民族区域自治时期的壮族教育·····	178
	(1949~1957年)	
第一节	壮族教育的改造和建设·····	178
第二节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开展反右斗争·····	190
第七章	民族区域自治时期的壮族教育·····	194
	(1958~1991年)	
第一节	壮族教育事业在探索中前进·····	194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对壮族教育的破坏·····	209
第三节	壮族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	217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壮族教育·····	223
第五节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概况·····	253
第六节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壮族教育·····	261
第七节	对教育做出突出贡献的壮族教育人物·····	266
后 记	·····	271

绪 论

一、壮族教育史的分期

壮族教育作为一个社会的客观存在,是伴随着壮民族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壮民族本身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壮族教育史的分期是依据壮族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划分的。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壮族先民和壮族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单独的,而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央集权统治之下进行的,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下,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格局,壮民族是其中的一元。壮民族在其发展进程中,虽然受到各种文化的不同影响,但受汉文化影响的时间最长,占主导地位。这也影响到壮民族在一般社会发展史的几个阶段上不是那么典型。因此,在划分壮族社会发展时期问题上,应该也必须把中央政权对壮民族统治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的施政策略和当时的社会制度体现出来,划为如下几个时期:壮族先民独立发展时期、郡县制时期、羁縻制时期、土司制时期、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时期和民族区域自治时期。这样,既反映出壮民族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密切关系,又显示出壮民族本身发展的历史特点。基于对壮族社会历史分期的这一看法,我们对壮族教育史作出如下分期。

(一) 壮族先民独立发展时期的教育(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前)。这一时期壮族先民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与其相应的教育是寓于生活和生产之中的,处于自然状态的平

等的教育。人人都需要学会为了群体生存下去所必需的知识和习俗,人人都享有接受这种教育的机会和权利。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教育没有从生产和生活中分化出来,没有专门的教育场所和专职人员,成人都自觉充当了教育者的角色,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通过示范、口授和模仿把经验传授给下一代。教育没有强制性,生存的压力和集体的要求是儿童们学习的有力刺激。这些与处于同一社会阶段的所有部落都有共同之处,然而壮族先民独立发展时期的教育在具体内容上却初步奠定了具有壮民族特色的风情基调和特征,包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等。

(二) 郡县制时期的壮族先民教育(公元前 214~581 年)。秦统一岭南后,在壮族先民地区设置郡县,派官吏进行统治。这一制度作为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一直延续至唐以前。在郡县制下,汉族人民源源迁入壮族先民地区,中原文化陆续传到岭南,促进了壮族先民社会的发展,反映在社会经济结构上是封建生产关系、奴隶占有制和原始氏族社会解体阶段的并存,反映在教育文化上则是封建儒学教育“私学”的出现与奴隶贵族特权教育、原始的生产生活教育同在,而“私学”教育是封建教育在壮族地区发展的先声。从整体看,这一时期壮族社会的教育仍处于较低发展阶段。

(三) 羁縻制度时期的壮族教育(581~960 年)。这一时期,封建中央王朝对壮族地区的统治有了一套明确的政策。在壮汉杂居区,实行设立封建州县的直接统治;在壮族聚居区,则实行设羁縻州县,由本民族首领担任长官的间接统治。壮族社会出现羁縻州内的家长奴隶制与封建州县的封建制并存的局面,但在强大的唐代封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措施的推动和影响下,壮族社会已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壮民族已经形成,壮族地区社会生产力大为提高,文化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些府、州、县先后设立学校,科举制度在壮族地区推行,涌现出一批通晓汉文的壮族文人。民间受汉文化的影响也进一步加深,产生了借用汉字创造的壮族土俗字。同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一些专业教育也发展起来。

(四) 土司制度时期的壮族教育(960~1840 年以前)。土司制度是比羁縻制度更为严密的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方法,它形成于宋,兴盛于明,没落于清。它的实行,形成了由中央封建王朝到地方汉官,再到当地土官的封建隶属关系,使中央王朝对壮族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壮族社会的奴隶制过渡到了采取封建农奴剥削方式的土司制,社会经济相应发展起来。北宋至清历代王朝采取了以教化辅助统治的政策,在壮族地区兴办学校,提倡书院,推行科举,使州县学、书院、社学、义学及私塾各级各类学校逐步遍及壮乡各地,一批颇有影响的壮族封建文人成长起来。壮族民间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工匠教育也逐步成熟起来,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出现于唐的壮族土俗字在宋时流行起来,许多壮族山歌唱本、师公调、券契、碑文都用土俗字记录,是壮族社会教育的一种辅助工具。当然,在土司制下,能享受学校教育的只是壮族上层社会的土官、豪酋及其子弟,或家庭经济稍为富裕的平民,广大贫苦民众的子弟极少能到学校读书,他们享受教育和参加科举的权利受到严格的限制和多方抑制刁难,广大的壮族农奴和贫苦农民大多是文盲。土官的愚民政策是古代壮族地区教育发展的严重障碍。

(五) 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时期的壮族教育(1840~1949 年)。鸦片战争以后,壮族聚居的广西是中国最早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省份之一。这一时期,封建教育的衰落,新式教育